閬中金石志

閩中金石志卷八

嘉興馮登府輯　　吳興劉承幹校

宋

樂圃記宣和二年

龍圖俞向撰在福州

按向宣和間任福州提刑司見郡志

平遠臺題名宣和四年

俞師直邀楊達夫劉應叔瞻禮佛會早饍平遠臺宣和壬寅四月初八日

按在于山正書

設廳記宣和五年

通判黃琚撰在福州

按黃琚郡志職官失攷

平遠臺宣和五年

在閩縣于山正書末有宣和五年四字姓氏不可辨

重修閩縣律渠記宣和七年

掌書記陶嶽撰

按乾甯間改威武軍節度爲節度使置掌書記是

德元年行節度掌書記官陶嶽郡志失攷

黃處中等題名宣和七年

黃處中㑹子弟武子鄧純彥謝成彥於野意亭劉德
夫先歸宣和己巳初春九日鄭向明題
按題名在于山廓然臺正書野意亭在九仙山南
圓明院
黃處中等金粟臺題名宣和七年
黃處中邀柳寬夫謝成彥鄧純彥黃堯臣鄭向明并
弟武子遊宣和己巳臘月初澣
按題名在于山正書
斥石臺紫陽舊遊宣和中
在同安太師橋畔中鐫字古勁不知所始宋宣和中

邑令危秉文識而勒之石陰旁石鐫有紫陽舊遊即

朱子東橋玩月之處

按秉文宣和間知同安見郝志

武濟廟記宣和

俞向撰在福州

金粟臺題名靖康元年

永嘉吳正仲新定□□□堯夫郡人鄭尙明□□□

康元年淸明□於此

按題名正書在侯官于山康上當是靖字

趙仲湜等題名建炎四年

建炎庚戌正月二日因禮神光寶塔遍遊烏石精藍乘興造西禪寺歷覽勝槩而歸男士衞士衎士衎士程士贈塔廖虞弼侍行皇叔祖少傅開看嗣王仲湜巨源書正書蟠桃塢

按士衞房國公仲曉子封忠翊郎士程儀王仲湜子贈少師士贈北海郡王仲聍子贈南陽侯仲湜字巨源並見宋史宗室世系表士衎紹興間任福州西外宗正事

陳忠肅公祠記建炎四年

楊時撰

建中之初右司諫陳瓘中論蔡氏兄弟忤旨竄嶺表公之南遷不以其罪舉天下憤惜之無敢言者名隸黨籍餘二十年轉徙道途無甯歲卒以窮死初京初翰林承旨以詞命爲職潛奸隱慝未形於事雖未通顯世之人蓋莫知其非也公於時力言京不可用用之必爲腹心患宗社危未可知也聞者往往甚其言以爲京之惡不至是已而陰結嬖幸竊國柄矯誣先烈怙寵妄作而宗社禍悉如公言於是人始服公爲著龜也昔王荆公安石以學行負時望神宗皇帝用參大政士大夫相慶於朝謂三代之治可以力致呂

公獻可獨以爲不然抗章論之雖文正溫公猶以爲
太遽欲獻可姑緩之未幾多變更祖宗故事以興利
開邊爲務諸公雖悉力交攻之莫能奪其流毒至於
今未殄也故溫公每謂人曰獻可之先見余所不及
心誠服之余以謂公之於京言之於未用之前獻可
之於荊公論之於既用之後則公之先見於獻可有
光矣二公之言蓋異車而同轍也靖康初朝廷欲盡
復祖宗之舊而一時故老無在者天子念公之忠追
賜諫議大夫官其四子所以寵嘉之甚厚此非私於
陳氏蓋將以風勵臣節也而公之邑人乃相與即縣

庠爲祠堂以奉祀公堂成屬余爲記余曰公之德業足以澤世垂後雖不用於時而其流風餘韻猶足以立懦夫之志蓋天下士非一鄉可得而擅也然居今之世流離擯斥其施不廣而邑之士大夫誦其書尊其道仗節秉義繼其風烈時有人焉則功施於其鄉爲多矣古者有功於人則祀之則公之祠嘗載祀典以遺來世是宜書乃爲之書建炎四年八月四日龍圖閣直學士朝散大夫楊時記

按中立高宗初除工部侍郎乞外以龍圖閣學士提舉洞霄宫見宋史建炎四年正致仕時也

李綱等鼓山題名　紹興元年

昭武李綱伯紀邀華陽王仲嶷豐甫建溪吳嚴夫民瞻臨川陳安節巽達淮海周靈運元仲遊鼓山靈源洞豐甫之子昇叔明伯紀之弟經叔易綸季言㬢張律子知同來紹興元年五月二日

按伯紀邵武人紹興初以張魏公之劾罷爲觀文殿學士提舉洞霄宮未幾落職史但言其居鄂州二年卽起知潭州中間未嘗言歸閩中興小紀紹興元年韓世忠旣平范汝爲欲盡殺建州人至福州見李綱勸勿殺則題名當在是年矣

宋太宗御製戒石銘 紹興二年

閩書在泉州府署銘曰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高宗手勅近得黃庭堅所書太宗皇帝御製戒石銘恭味旨意是使民於今不厭宋德也因思朕異時所歷郡縣其戒石多置欄檻植以花草爲守爲令鮮有知戒石之所謂也可令摹勒庭堅所書頒降天下非惟刻諸庭石且令置座右爲晨夕之念豈曰少補之哉勅後有一缶字高宗御押也權邦彥等題其後曰臣等竊惟太祖皇帝武定天下而太宗皇帝以撫之是時□□□□□民赤子新去湯火

哀矜□□□□□□迺發大訓垂諸庭石如雲漢在
天爲光昭回其施在下則爲露爲雨民涵濡斯澤豈
其有極而吏更歲久或不知誦斯文矣皇帝撥亂愛
民規撫祖宗迺六月癸巳詔以黄庭堅所書刻之石
將以墨本賜天下使目見知戒嗚呼此盛德大業之
本豈特讀貞觀政要而太息哉臣等材駑不足佐□
□萬分而知贊且勵蓋不獨郡邑之吏洗然於兹賜
也謹昧死書於左方紹興二年十月癸酉端明殿學
士左朝議大夫簽書樞密院事權參知政事臣權邦
彥左通議大夫參知政事福建江南西路荊湖南北

路宣撫使臣孟庾左通奉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臣口特進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江淮荊湖諸軍事臣呂頤浩等謹題　王文忠十朋有戒石詩君以民脂膏祿爾大夫士脂膏飽其腹曾不念赤子貪暴以自謀誅求不知恥指呼有鷹犬嗜慾肆蛇豕但言民至愚孰謂天在邇昭然甚可畏殃必反乎爾聖訓十有六箇嚴具天理大字刻山骨朝夕臨坐起一念苟或違方寸甯不愧清源庭中石整頓自今始何敢警同僚兢兢惟勅已

吳興劉氏希古樓刊

顯應廟詩刻 紹興二一年

在汀州府甯化西三里草倉有顯應廟爲草倉將軍姓長孫名山宋李綱南謫日過此題詩云不愁芒屩長南謫滿頭靈旗助北征酹徹一杯揩淚眼烟雲何處是三京

平遠臺題名 紹興二一年

齊容鄭滋德象吳興劉嶠仲高穎川范正國子儀同飯素於萬歲寺烹茶金粟臺登三山閣觀閩王所施織經及佛時雪初霽江山明潤顧望久之遂過野意亭紹興二一年季冬朔辛炳如晦以幹不至篆書在閩

縣于山

按仲高紹興二年任福建提刑辛炳侯官人元符三年進士紹興初累官殿中侍御史蔡京謫南劍州題名在此時

潘正夫烏石山題名 紹興二年

靖康之間金人犯闕二聖北遷建炎中興天子受命吳國長公主始至睢陽明年寇淮甸遂浮江而南避于錢塘奉鑾幸建康還復入覲繼適江表會胡騎奄至循贛水走湘湖順南海而達閩川館于福唐之神光因登烏石山覩李陽冰篆乃得古人之遺意越

五日而赴行在所男長卿粹卿端卿溫卿紹興二年
仲春十三日河南潘正夫題正書
按吳國公主哲宗三女也政和二年改韓國公主
出降潘正夫靖康末以先朝女留汴題名所謂始
至睢陽也建炎初復公主號改封吳國覲上于越
避地至婺州皆見宋史子倘有淸卿㙈卿才卿堯
卿而獨無溫卿此可以補史之佚矣三子葢隨正
夫至闕者赴行在時高宗在臨安也
古田縣重建廟學於西郊記紹興三年
林好古撰見福州府志

按好古古田人見聞中理學淵源攷

重修忠懿王廟記紹興四年

何大圭撰在福州

浦城縣重建文宣王殿記紹興四年

楊時撰

自周道衰微至于戰國干戈日尋帝王之迹熄而典章文物淪喪無遺矣孔子於是時窮爲旅人無所用於世退而刪詩書定禮樂而先王所以爲治之道煥然著在方册使後世有考焉論其功謂賢於堯舜豈虛語哉故廟食百世雖天子之尊北面而奉之爲道

之存非以是爲榮觀也國家慶歷中詔天下郡縣立
學是時陳公先生襄以經術德義爲一時儒宗適主
縣簿孜孜以教育人材爲務乃與其令謀即縣之東
南隅築宮於其上以延後學邑人徐翹營殿於其中
不侈不陋故三舍行堂廡一新至建炎初爲賊火所
焚而殿得以獨存春秋口以奉祀事紹興三年冬縣
令吳侯來視事之始慰告諸神祠獨吾聖師無瞻依
之所喟然嘆曰今老佛之徒獨知嚴事其師而吾徒
獨不知之耶於是慨然有建立之意不數月召邑之
諸生劉壽英元賓吳震孫全疇相與董其事經始於四

年中亙落成於秋七月良材堅甓增於前川人之力與泖錞之工其費無慮百餘萬人樂輸之不爲厲既而邑之士蕭顥以吳侯之書走吏請予求文以爲記予爲之言曰學之廢久矣詖淫邪遁之辭盈天下士溺於所習與行而已予嘗考之周官司徒以知仁聖義忠和六德教萬民夫仁與聖孔子不敢居而先王以是敎萬民者蓋天地萬物一性耳無聖賢知愚之異故顏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孟子嘗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故學者必以聖人爲師猶之射者棲鵠於侯以爲的惟巧力具然後能中巧而

不至至而不中蓋有之矣然不爲之的則莫知孰爲中否也司徒以仁聖教民蓋亦棲鵠之義與之爲的耳然仁之爲仁聖之爲聖必有在矣學者未知仁聖之所以爲仁聖雖有學猶虛器也世之論者以謂仁愛而已矣蓋未嘗究觀孔子之言耳知孔子之言仁則聖亦從而可知矣夫浦城之爲邑蓋東南賢士大夫之材藪英才異稟出而擢高科登膴仕進秉鈞軸者世有人焉吳侯用心於此非徒飾其詞以誇耀之也蓋欲邑之士肄業於其中者既其文茹其實心得而身行之以趨聖賢之域然後爲學之成也故并以

告之

棻述古大觀中爲浦城主簿攝縣事吳侯名美中紹興初爲浦城令並見郡志

任子膂等瑞巖題名 紹興六年

鄖延任子膂駐軍瑞巖拉王巖起阮圖葉嗣忠杖屨遊石門汲泉烹茶淸賞終日超然有物外之想回首塵勞良可歎也紹興丙辰仲秋題正書刻觀音洞

古田縣移廟學于景德舊址記 紹興七年

林好古撰見福州府志

爐峯詩刻 紹興十年

假瑕巖下石歲寒傲霜雪深根蟠茯苓千古飽風月
紹興十年僧天石鐫在連江

連江縣移廟學記 紹興十年

李彌遜撰

晉安居海南服視中州爲支郡連江又居郡之隅余之先實家焉自三世祖出居越百年而歸始至往拜於學顧棊宇庳陋在水之湄歲以大浸土穿木支鳥鼠不敢遊蹤竟既降趨而出將壓焉因喟然曰人之窮達命也物之伸屈時也事之廢興成壞相循於無窮抑有數存焉古者國有學黨有庠遂有序在泮之

盛頌於魯僖而後世至有廢闕之嘆亦豈人力之所
能致乎國朝慶歷三年始詔天下立學繼成緝熙至
於大備爰自軍旅之興天下靡然賤者荷戈貴者橫
槊俎豆之事不講有官君子至以學校爲諱雖通都
大邑僅有名存而況於遐方遠服者乎茲縣小而地
偏政久不理竊弊百結牢不可破異時有令而才始
治棼若雕朽能起民瘼屏吏奸已足稱良奚暇議此
哉是可歎也紹興戊子余官中朝吏人林日華以書
見貽曰幸矣吾邑之得令尹也不簡不苛不溺於近
事之叢脞者剔決之弊之盤結者芟夷之居未三月

邑以大治憫舊學之廢將改爲焉爰卜於衆得東南
爽塏之地背長汀而面雲居前案三山符古語蝴蝶
水中之識可基焉日華率諸鄉老好事者陳元禮林
花林錞之徒得緡錢萬有奇以代公家之費告於尹
尹喜以十一月丁未旣經營之矣越明年秋七月學
成以圖來求爲記覩其基高以固度其宇深以崇重
門修廊巍殿中峙翼說有堂絃經有閣居有齋休有
亭緣以周牆蔭以嘉樹閎壯之規煥若在目嗚呼來
之廢與成壞誠有數焉以前日之陋庸知今日之麗
耶雖然非尹之力能及是乎此其所以惠此百里之

士宜若之何而報尹也今夫學者所以求夫在我而已故孔氏舉一隅孟子先自得大學之道以正心誠意爲本至見於事業發爲文章用則施及天下不用則藏諸身由是以垂訓於後世亦推此而已去古既遠聖人之道不得其傳士知尊記問之師而不知學其所當學玩歲愒日盡心於雕篆鞶帨之習以爲干祿計幸而得之則曰此儒者之學可矣豈不大惑歟今邑士之游息周旋於黌宇之下皆誦詩讀書參考百家六藝之說以求其所當學異時蹤賢科登膴仕見於行得以聖賢爲師而不爲世儒之陋則不負於

尹矣可不勉哉噫學校者王政之本也覩其興廢治亂之所係焉余之出守也自北而南至延平延平之學成至温陵温陵之學成至漳浦漳浦之士子有移學之請余從而移之今連邑亦以學成來告會建言者請當脩文章請增葺天下郡邑學舍朝廷從之余喜斯文之未墜道之復行也故因以為記而書之令尹者括蒼林覺也記之者邑人李彌遜也紹興十年六月一日撰

案彌遜字似之紹興初遷起居郎和議迕秦檜以徽猷閣學士出知端州改漳州記所云出守自北

而南也

烏石山程邁等題名 紹興十二年

紹興壬子中秋新安程邁晉道東萊徐守持老東武侯懋仲勉吳興劉嶠仲高同登烏石徧遊諸刹主僧磨巖以待時食過九仙訪三十三奇未暇留字晉道還朝既迫季秋七日約復來道山亭是日天氣澄爽置酒高會下尙有二十七字苔蝕不可辨刻隣霄臺

訪碑錄正書紹興二年

案程邁黟人仕爲顯謨閣學士以建炎四年知福州以二年八月去紹興十二年再知福州訪碑錄

稱二年當脫十字侯懋紹興間任福建轉運使見

郝志

廓然臺題名 紹興十二年

程晉道解帥事將造行闕前一日拉徐持口劉仲高同訪小華峯登廓然臺憩野意亭超然遐矚危岑列岫盡落樽俎間晉道此行若登仙而居者無路挽留不得從容物外之樂殊爲大恨紹興壬子季秋十一日時侯仲勉以疾不至

案題名在于山正書

宗正倫等鼓山題名 紹興十五年

金華宗正倫彭城顏廷玉濟南石嗣祖剡谿姚令成
同遊鼓山紹興乙丑孟夏十三日是日觀才老入院

南劍州重建州學記 紹興十七年

張致遠撰在南平

延平郡治當七邑之衝而舊學跨西山特踞形勝九
龍雙旌於演仙文筆諸峯皆秀拔摩雲環顧如列屏
障建劍二水會而南注風雨晦暝神物吼躍潭靜天
開想紫光猶隱隱斗牛間異時偉人輩出其冠巍科
躋膴仕術業足以師世循良忠烈足以動宸極而厭
紳笏者相望也建炎初潰卒突至一皆灰燼遂平爲

閱武之場頃歲改卜乃喧卑近市故老不以爲便遵
口古文聖天優游翰簡親寫經傳以師臣之請頒口
本於四方銀鉤鳳翥燦煥星日所以幸多士者甚口
爰建傑閣珍而藏之於是人益以學宮爲弗稱而口
故之念決矣太守宋城路公探參訂輿論慨然有意
乎此會漕臣行郡酒以教授陳師孟所與士子之肄
業者合詞以請得緡錢幾二千萬經始於紹興乙丑
之秋凡是胥占規橅罔不善掄材選工罔不精路公
改除而太守大梁鄭公椿年以賢相家風治先教化
下車未幾棠陰晝靜熊軾戾止趨工眾峻故期而告

成殿閣堂廡雄麗軒豁十齋南向窓几明淨蹝筦庫
湢室皆視昔爲愈侈嚴嚴翼翼人以溪山之勝輪奐
之美州所未見也歲在丁卯夏六月庚申教授卒生
徒入新學舍萊於 先聖升降贊拜觀者咸說越日
公卽而落之以書抵致遠曰鄉校成不可以無口且
聞有宿構矣致遠自束髮巳游息於斯固嘗惜其廢
而幸其復辭不能尕惟三代而上言治者本教養之
誠而庠序因以設三代而下存學校虛名而口教養
之意戰國並爭處士橫議鄭欲毀鄉校而秦遂焚詩
書漢興諸儒自以經籍相授素木瓠葉行禮於私家

至公孫丞相甫爲之制其察於二千石者皆詣太常受業鄉里無素養厥後議者謂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今天子太學弟子少䢜增員如其數東漢之季太學生至三萬人終唐之世六館爲盛盡郡國不皆立制度而教養之法廢徒駭衆飾時爲目前具耳獨文翁在蜀韓愈在潮以教化自任歷千數百年文物光明人到於今受其賜我聖主以經術示之好俾郡縣職事者咸列於學宮復賢良孝弟之科講飲酒鄉射之禮其有行藝中程者三歲大比歌鹿鳴而送之閶闔濟濟有三代之風學者去湨溧居高明相與講習以

爲說懿文德以待用又有如文韓者爲之勸其於正心修身齊家治國之要逮夫出處云爲俯仰而無愧則西漢之經術東漢之名節猶以爲有憾顧所成就卓絕何如哉噫師弟之分不嚴朋友之道缺盛矣雅壯改其度勢利敓其守曾不知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友豈士大夫其皆友不能及殆昔有而今亡也未窮其技意輕而詆倍者多乎師非其所尊友非其所畏肆口而評古今率意而議臧否將誰使正之夫惟學校修則尚師友師友正則人倫明人倫明則風俗美故旣叙其建次第又緝綴所嘗習知而爲

衿佩所通患者以附於後庶幾其益勉旃秋七月旣望郡人左朝請大夫充顯謨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觀賜紫金魚袋張致遠記

訪碑錄云張致遠撰羅薦可正書紹興十七年七月立在南平

案致遠沙縣人宣和三年進士紹興六年知福州宋史有傳薦可字養泉沙縣人政和二年進士高宗朝歷知豐州常州見郡志路採鄭樁年並紹興間任南劍州事閩書有傳陳師孟紹興間教授郡稱賢師

籍田碑 紹興十七年

宋高宗御書

閩書在泉州府署碑云朕惟兵興以來田畝多荒故不憚卑躬與民休息今疆埸罷警流徙復業朕親耕籍田以先黎庶三推復進勞賜耆老嘉於世俗躋於富厚昔漢文帝頻年下詔首推農事之本至於上下給足減免田租光於史冊朕心庶幾焉咨爾中外當體至懷故茲詔諭想宜知悉其下有小楷書牒云泉州紹興十六年九月十九日准行在禮部尚書符准心川閏四月八日准紹興十六年四月六日勅中書

門下省臣寮劄子奏欲望聖慈勅命郡邑以近降御
筆籍田手詔模刻立石於聽事所如戒石之銘俾朝
夕省覩罔敢墜失庶有以廣聖志承天庥蒙度省同
奉聖旨依奏牒州施行本州今恭奉聖旨模刻立石
於聽事所者紹興十七年三月　日立左從政郎
司法參軍權察推臣曾任右從事郎節度推官臣佘
隣右承議郎簽事節度判官廳公事賜緋魚袋臣方
開弼右承議郎添差通判軍州主管事兼內勸農事
賜緋魚袋臣王鑄右承議郎通判軍州主管學事兼
管內勸農事賜緋魚袋臣韓昌左朝散大夫知軍州

事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使賜紫金魚袋臣陳康伯

袁復一等題名 紹興十九年

錫山袁復一太初自富沙如溫陵道晉安東山登得雲峯訪臨滄亭盡覽海山之勝郡人張元幹仲宗安國邱鐸文時莆陽余祉中錫晉陵孫軒子輿同來太初仲子嘉猷侍紹興己巳十月戊辰丹陽蘇文津桴中題

案題名在鼓山復一以紹興間提舉常平茶鹽公事子侚有嘉瑞嘉績見英德碧落洞題名邱鐸溫州人紹興中知興化見郡志紹興己巳十九年也

寶華山石刻 紹興十九年

紹興己巳趙端禮李似之蘇粹中同玉泉曇老訪妙空禪師在連江寶華山

林槐老等鼓山題名 紹興二十一年

林槐老賈藏之方端正顏希稷余馮老方觕之劉敷言紹興辛未重九日同遊

吳巨濟等鼓山題名 紹興二十二年

紹興壬申上元後十二日吳巨濟段煥之用之汝舟許德廣同遊翌日還城正書刻石門

小華峯 紹興二十四年

紹興甲戌有耕夫於甑鼻山得一圓石剖其中有小華峯三字紹熙元年創亭葢其上今亭廢石尚在麗江

光孝寺鐘款　紹興二十五年

名勝志莆田縣光孝寺內有鐘聲聞江口去城已四十里其鐘上款識云紹興乙亥龜洋二眞身菩薩駐錫本寺重換

趙仲承等鼓山題名　紹興二十五年

趙仲承王則之幼度蔡德輝來遊紹興乙亥仲春中休王叔濟正書刻將軍石左

漳州教授廳壁記 紹興二十六年

朱子撰

教授之爲職其可謂難矣惟自任重而不苟者知之其以爲易而無難者則苟道也何也曰教授者以天子之命教其邦人凡邦之士廩食縣官而充弟子員者多至五六百餘少不下百十數皆惟教授者是師其必有以率厲化服之使躬問學蹈繩榘出入不悖所聞然後爲稱此非反之身而何以哉是可不謂難矣乎不特此爾又當嚴先聖先師之典祀領護廟學而守其圖書服器之藏其體至重下至金穀出內之

纖悉亦皆獨任之嗚呼是亦難矣然凡仕於今者無大小莫不有所臨制總攝其任無劇易必皆具文書使可覆視是以雖甚弛者亦有所難而不敢肆獨教授官雖有統若其任之本諸身者則非簿書期會之所能察至其具於有司而可考者上之人又以儒官優容之雖有不合不問以是爲便故今之仕者反利焉而喜爲之而孰知所以充其任者如彼其難哉故曰惟自任重而不苟者知之其以爲易而無難者則苟道也予嘗以事至漳其教授陳君與予有故館予於其寓直之舍因得盡覩陳君所施於學者予謂若

陳君則可謂知其難矣時陳君方將刻前人名氏於
壁屬予記予辭謝不能者再三既不得命乃退而書
其所聞見如此以爲記且以厲後之君子云爾紹興
二十六年七月甲子新安朱熹記
沈調等鼓山題名 紹興二十八年
知郡事沈調知西外宗正事趙士衎帥司參議陳晷
副總管廖虞弼通判福州方暘黄軺帥司主管機宜
文字張云李迎幹辦公事張元成紹興戊寅清明前
一日早飯鼓山晚過聖泉爲亙日之遊正書刻石門
左

案沈調歸安人政和二年進士趙士衎孫宗子紹興間任宗正陳杲字亨明侯官人重和元年進士廖虞弼建炎時任福州兵馬鈐轄黄輅邵武人見後陳杲張云李迎張元成黄志郡志秩官俱失載方賜紹興間知漳州其通判福州志失載

紹興戊寅郡丞邵武黄輅從安撫待制沈公遊有詩黄輅等鼓山詩刻紹興二十八年

俱正書刻靈源洞

案沈公卽調也黄輅紹興間任福州轉運判官又任建州軍州事見郡志此稱郡丞當爲通判時與

上題名同

汪若容等鼓山題名 紹興二十八年

新安汪若容正夫昭武李集之子實翔秀之子縉雲林鉞伯仁吳越錢徽之君猷紹興戊寅夏四月晦日來遊

案汪若容歙縣人紹興五年進士官將作監丞集之秀之皆綱子徽之倣六世孫端禮弟

魏之幹等鼓山題名 紹興三十一年

壽春魏之幹紹興辛巳清明前三日拉開封趙繼之鄭圖孫昌言武林莫琮仙都葉駒會稽姚嗣祖莆陽

希與同遊鼓山靈源洞魏僖侍叔趙公巽侍其親以
行正書

案繼之官朝請大夫太祖弟魏王廷美子四世孫
莫琮字叔方仁和人任福建幕官

甌粵銘　紹興初

輿地碑目李綱撰在建寧府按在建安縣又一刻在
福州

建炎四年秋甌賊范汝爲嘯聚同源統制官李捧帥
師輕進而歿朝廷遣官招撫乃請留屯萬人賊勢益
張淩轢郡縣莫敢誰何郡盜歆豔環視蜂起紹興改

元之冬遂據建城以叛部勒黨與焚掠諸邑破邵武犯南劍氣燄熾甚福帥程邁以聞上命左中大夫參知政事孟庾爲宣撫使檢校少師武成感德軍節度使韓世忠副之總神武步騎兵三萬水陸並進既次近境賊猶抗拒屢戰屢捷徑薄城下猶負固不服攻圍累日乃始克之仰體仁聖好生之德寬釋脅從老稚士女安堵如故剿殄賊黨以巨萬計分遣偏師掃蕩巢穴餘盜以次討定一方敉甯惟甌粤爲天下至險其民尚氣而好鬭脅以盜威失其常產相挺爲亂自相屠掠不可勝數及王師削平其徒盡殲誅殺之

慘必有所致非偶然也議者謂愚民不知逆順之勢因循至此而釋氏之流則謂甌俗生子僅留一二餘悉溺之二百年間所殺幾何因果報應理所宜然二說雖殊實相表裏原其不明君臣之義蓋緣不篤父子之恩孝慈忠義本由一心更無別法平居於父子之間無虎狼之仁則臨變故之際責其守節而不爲亂豈可得哉樂羊食子以爲虆而文侯疑之易牙殺子以適君而管仲非之所厚者薄則無所不薄因果報應所不論也避地閩中具見始末欲以藥石之言願著勸戒稍革其風乃作銘曰人之大倫惟君與臣

尊卑既定其誰敢爭閨門之內父子天屬德惟怙恃
恩在鞠育爲父戕子爲臣叛君逆道悖理何以爲人
鬼神所誅天地不祐刀兵剪殲其孰能救相彼甌粤
民俗剽悍負氣尙勇輕生喜亂巨盜挺之蜂附蟻從
曾未期年同惡內訌王師之來如雷如霆討叛舍服
千里震驚蜂蝟斧螳猶敢强拒轉戰逐北嬰城之固
口其轂磨以抗裔嶽翦其萌芽以激霜雹肥牛僨豚
一舉碎之宥彼脅從戮其鯨鯢兇徒逆儔尸相枕藉
天威所臨敢有違者君臣以義父子以恩克篤父子
乃明君臣咨爾甌民自今以往愛育子孫尊君親上

焚爾甲冑折爾戈兵服勤耒耜以保爾生孝慈以忠
砥礪名節勒名山阿敢告者耋

案資治通鑑後編建炎四年八月命福建安撫使
程邁會兵討范汝爲九月李捧擊汝爲於建州官
軍皆潰散捧遁去宋史同十二月汝爲降補民兵
統領紹興元年十月范汝爲復叛入建州守臣王
浚明弃城走盜益熾十一月辛企討汝爲不克乃
以孟庾爲福建江西湖南宣撫使韓世忠副之發
大軍由温台路入閩汝爲聞大軍至亟據建州據
碑銘李捧以輕進而殁非遁去也程邁帥師在建

炎四年辛企之敗碑畧而不書與史稍異又中興小紀紹興元年詔畧曰聞汝爲嘯聚日久今再遣師剪除其從有能執汝爲請命者當受賞自餘咸赦上因諭宰執曰若不許其自新何以示好生之德銘所謂仰體仁聖好生之德寬釋脅從也世忠既平汝爲意建州人皆附賊欲盡殺之至福州見李綱綱因曰建城百姓多無辜世忠受教民得全活及師還父老請爲立生祠世忠曰活爾曹者李相公也銘所謂老稚士女安堵如故則實忠定公之力也時忠定公官觀文殿學士又通鑑載慶元

元年余端禮鄭僑言福建地窄人稠無以贍養生子多不舉福建提舉宋之瑞乞免鬻建劍汀郡役官田收其租助民舉子之費從之據銘則甌俗溺女之風建炎紹興間已如是矣

重建建甯府儒學記 紹興

胡寅撰

建州張侯銖伻來以書繪示頖宮新成之狀曰天子偃武修文留神教化凡庠序之且已廢缺頹靡者咸振舉之仰惟明倫善俗德意宣渥銖也既幸於欽承詔旨而前後三漕使馬徐范公請於朝給錢一千萬

聽郡司委吏屬敦匠董役告成蒇事如圖所寫此侯
蕃大典也當書而君建人也能爲建人書之否乎寅
曰是則不敢辭其如僕學不文請改屬能者旣再三
不獲命乃次比所見聞而言曰吾鄉山川奇秀土狹
人負讀且耕者十家而五六三歲大比於春官奏名
讀策視諸方取數爲多蓋自唐常袞觀察本道以文
藝興勸而昌黎先生表著歐陽詹之行義聳動後進
至於今而益盛風移俗易其來遠矣本朝學法無慮
數變元豐中賜建州學田十頃增其序守崇寧舍選
之制浸洽則又斥大而華侈之歲在丁未蕩於內訌

紹興二年秘閣劉侯子翼來作守掃土創立累政相
因亦皆就緒甲子五月巨浸冒城推擊漂散其獲存
者獨大成殿耳自是徐公經其始馬范二公圖厥中
而張侯成厥終起乙丑之春盡冬月爲一堂十二齋
門廡庖庫咸備最後建教官寓舍而峙閣其北以貯
御書經籍雲漢之章與洙泗之風昭回薰播作新多
士掘衣負笈來遊來處者蒙幸至厚一時盛觀震耀
甌粵是可記也古之學者必有師師弟子莫嚴於顏
氏子之於仲尼故始入學必釋菜用幣若春秋仲月
上丁日必釋奠大合樂令學者往往訾病後世以爲

無師也顧乃大言曰吾知師孔子而已茫乎泛然涉波而窺藩問其潛心請事就有道而正焉者何謂則瞠莫置對豈不怍於事師之名而歉乎爲弟子之實也乎昔者顏子不遷怒不貳過不遠復不違仁見稱於聖人以爲無能繼之者而回之自述則知堅高之難及而致鑽仰之功見卓爾之難親而興瞻仰之歎師弟子之相期如此彼於功蓋天下名載終古未數數然也況下此者寧足道耶一日問爲邦聖人遂舉四代之美治兼一王之成法而告之是所以宰制大物弛張質文陶動植於中和措烝民於禮樂其事偉

矣自世俗觀之瓢飲簞食蕭然陋巷孜孜克己之人而能與此豈不大有逕庭乎會不知禮義悅心則罔百聖俟千載而無疑權度在我則稱輕重揆短長而靡忒其含藏之泊爾用行之粲然亦直寄焉耳然則學而成是德用而見是效辟夫藝黍稷稻粱者不生萑菽麻麥之實決也河出崑崙則必經營中國而入於大海矣寅嘗即是以求學者之失蓋不尚志而親師一也膠陋護舊憚於擇善一也指記誦詞藻爲事業一也用於覓舉干祿而已矣一不得之或欺儒冠誤身棄而他從一也既得之視故習猶兎蹄蟬蛻焉

一也劾官充職以柱後惠文支吾一切謂政才學術本自異科一也進乎此者知有上達之理矣乃不探索於語孟之微易之幾詩之深書之要春秋之奥則取遡辭小道兀焉而宅心一也嗚呼豈無抗志大虛凌高邁遠希顔若孔之徒與誠得其門造其堂嚌其胾雖謂後世咸無足師而吾直以仲尼爲師何不可之有寅既爲侯記學之廢興又申言此告子佩之同志者不以爲言之贅也則請鑱之石

案張銖劉子翬並紹興間知建州見郡志潛使志失攷

建臨河務記 紹興

曾師建撰在福州

建軍資庫記 紹興

曾師建撰在福州

增養士學田記 紹興

教授張洙撰在福州

按洙紹興間任福州府教授見郡志

閩縣丞題名記 紹興

縣丞林亮功撰在福州

按亮功紹興間任閩縣丞見郡志

重修王回祠記　紹興後

樊泰之撰

閩書在仙遊縣鶏山有宋侍御王回墓邑令樊泰之重修祠記曰先正御史王公字景深而嘉祐中有與公同姓名者字深父亦閩人深父舉進士主衛眞縣簿未一歲棄去治平二年朝廷以南頓縣事起之而深父已没矣後八年御史公始舉進士以端方亮直聞天下爲元祐諸公所知而紹聖元符用事者深嫉之曾鄒道鄉以言事謫公坐黨人遂例官歸里徽宗即位復召公入臺故名在元祐黨籍者御史公也恭

惟國家自祖宗涵養士氣至於嘉祐之末元祐之初號爲君子道長朝廷極盛之時而吾閩人物益顯於世矧有如二君子相先後同姓名出於其間嗚呼盛哉泰之昔嘗敬誦陳後山文集因見御史公輓詩頗以未及訪公出處之詳爲愧及來試邑於此則公之邱墓在焉始獲拜公之祠於鷄山精舍暇日從其家得司諫吳公所述誌文且訪其家世遺事乃知公平生交友皆一時剛正之士如鄒道鄉陳了翁田承君爲尤厚曩者泰陵謀立劉□后道鄉以諫稿屬公潤色其間剴切之詞皆公發也追公捐館舍內相王明

史舍人會子開偕諸公力請於上官其一子旣而崇寧鈎黨之禍作則復奪其官雖紹興舉褒贈之典錄黨人之後而家貧力弱吏扼不行士論至今寃之泰之於是肅然起敬而言曰士窮乃見節義不容然後見君子所居議論孰不以名義自任及一旦廹之以威誘之以利鮮不喪所守者當紹聖黨與氣焰薰灼之時公之鄉人方與政使撓節從之則富貴立致公乃挺然如此蓋可立懦夫於百世之下其關世教豈不大哉祠宇蕪陋不足揭虔妥靈前人哀輓揭於楹柱間者往往湮滅舊有萍齋先生所書祠堂記歲月

寢久又失其傳是用即其故祠重加葺治仍取公墓誌與鄒道鄉墨跡名公詩文刻爲二碑寘諸祠側具叙其顛末而刊之碑陰雖未足發揚懿德之萬一姑使後來有攷焉

祠立於紹興十六年自靖康黨禁除至是葢二十一年邑宰提舉陳君貫道實創爲之眞可爲尙賢貴德君子也陳君諱致一長樂人陳謙跋御史王公高風直節山斗爭峻歷年寖遠或靡聞其詳紹興間邑大夫陳侯貫道爲立祠保福院並作文奠之今六十餘年矣復得令尹樊侯重葺祠宇訪求墓誌銘及諸賢

哀挽與鄒道鄉傳陳二侍御手簡錄木傳布將使公之名節愈久愈彰百世之下聞風立懦二侯皆三山人好尚相同尤爲可書

按泰之建安人嘉定中知仙遊見閩書其墓志與道鄉墨刻不可攷矣

禮義廉恥 紹興

在邵武石岐山宋張栻正書

按南軒以紹興九年知福州十一年奉祠此書當在是時

閬中金石志卷八終

嘉興馮登府輯　　吳興劉承幹校

宋

游先生祠堂記隆興元年

輿地碑目朱子撰在建甯

故監察御史游公先生諱酢字定夫此邦之建陽人而河南程氏之高第弟子也徽廟初爲御史未幾去爲郡江淮間又退而閒居以卒隆興初元歲在癸未先生之殁於是四十有一年矣今敷文閣待制延平陳公寔爲此邦訓德學之盛有如先生者而無祠於

其鄉之學非獨鄉人子弟之過長民者亦有罪焉爲

爲堂於府學之東偏立像致祀而以書屬熹使記其

意熹辭謝弗堪屢返而公不聽於是退考舊聞按龜

山楊文靖公所爲先生墓誌之辭曰予元豐中受學

明道先生兄弟之門有友一人焉曰上蔡謝顯道公

其一也初伊川先生以事至京師一見公謂其資可

與適道是時明道知扶溝縣事先生兄弟方以昌明

道學爲己任設庠序聚邑人子弟教之召公來職學

事公欣然往從之得其微言於是盡棄其學而學焉

其後得邑河淸予往見之伊川謂予曰游公德器粹

然問學日進政事亦絕人遠甚於師門見稱如此其所造可知矣公自幼不羣讀書一過目輙成誦比壯益自力心傳目到不爲世儒之習誠於中形於外儀容辭令粲然有文望之知其爲成德君子也其事親無違交朋友有信蒞官遇僚吏有恩意雖人樂於自盡而無敢慢其令者惠政在民戴之如父母故去則見思愈久而不忘若其道學足以覺斯人餘潤足以澤天下遭時清明不及用而死此士論共惜之非予之私言也所著書有中庸義易說詩二南義論孟雜解各一卷又文集十卷藏於家蓋楊公所記如此熹

惟知先生之深而言足以命其德且信於後宜莫踰於楊公者然則先生之道學德行於此可以觀其詳矣又念每獲侍坐於陳公而聞其語先正忠肅公之與先生遊也笑談論議書疏辭章昔所親見而聞之者至今尚能誦之其雍容俯仰之間又能併得其深微之意使聞者恍然若將復見其人焉此其於先生之道如何哉然則公之所以命祀先生蓋將推其所得於已者以幸教此邦之人非徒致欽慕之意以修故事而已也熹既不獲終辭乃悉論著楊公本語而不敢輙贊一辭於其間且復撥公指意所出者如是

而并書之以承公命庶乎其可幸無罪云耳嗚呼先生遠矣學者登是堂而拜其像於是記也考其師友之淵源退訪其書而讀之以求先生之所以學者果惡乎在幸而有以自得之則亦無以異乎親而炙之矣詩曰人之好我視我周行又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熹雖不敏願與承學之士勉焉以無忘陳公之德也八月甲子具位朱熹記

南劍州尊道堂記 隆興二年

南劍州舟國諸圖記 隆興二年

訪碑錄鮑喬撰趙彥价正書在南平

按鮑喬紹興間任南劍州教授見郡志

王十朋雙巖詩刻 乾道二年

在福安縣雙巖寺宋乾道二年王十朋題詩崎嶇九嶺更雙巖遙望閩山未見三來訪神鐘隱現處翠微青鎖古精藍

按龜齡乾道間知泉州見郡志

天寶狀元讖碑 乾道三年

輿地碑目引夷堅志福州福清石竹山乾道三年居民夜半聞山上有聲如雷震明旦山頂有大石方九丈飛落半腰間縣士李槐云山下舊有碑曰天寶石移來期龍爪花紅狀元西東邑境有石坡曰天寶是

歲永福人蕭國梁魁天下永福在福清西又三年興化鄭僑繼之正福清之東

按閩書蕭國梁乾道二年擢進士第一鄭僑乾道五年廷試第一碑目謂三年國梁魁天下誤

環峯亭　越山吉祥乾道三年

宋光宗御書在越山上

按三山志乾道丁亥太上皇帝賜名環峯洒宸翰以賁之并越山吉祥四字刻石郡志未及引

崇安縣學二公祠記乾道四年

訪碑錄朱子撰隸書在崇安

崇安建之巖邑故宮師趙清獻公嘗爲之宰故侍讀胡文定公又其邑里人也兩公之德後學仰之舊矣然數十年之間爲是邑者不知其幾何人無能表而出之以化於邑者乾道三年今知縣事溫陵諸葛侯始至則將葺新學校以教其人而深以兩公之祠未立爲已病於是訪求遺像因新學而立祠焉明年五月甲子訖功命諸生皆入於學躬率丞掾與之釋菜於先聖先師而奠於兩公之室三獻成禮揖諸生而進之曰學則孔孟尚矣然居是邦語其風聲氣俗之近則鄉大夫鄉先生之賢者豈可以不知其人哉惟

趙公孝弟慈祥履繩蹈矩爲政有循良之蹟立朝著
蹇諤之風淸節至行爲世標表固諸公之所逮聞也
至於胡公聞道伊洛志在春秋著書立言格君垂後
所以明天理正人心扶三綱叙九法者深切著明體
用該貫而其正色危言據經論事剛大正直之氣亦
無所愧於古人則諸君豈盡知之乎吾承乏於此過
不自料常欲與諸君相勵以聖賢之事今幸因吾民
之餘力校室以修方將日與諸君者從容俯仰乎其
閒顧念古昔聖賢遠矣則欲諸君自其近者而達之
是以象兩公於此堂也諸君自今以來蓋亦望其容

貌而起肅敬之心考其言行以激貪懦之志然後精思熟講反之於心以求至理之所在而折衷焉庶幾學明行尊德久業大果能達於聖賢之事是則兩公私淑後來之本意而亦區區平日所望於諸君也諸君豈有意乎諸生皆拜曰諸生不敏敢不敬蚤夜以思無辱先生之誨於是既退而諸葛侯使人以是說走山間屬熹爲之記熹惟今之爲政者固已不遑於學校之事其或及之而不知所以教則徒以祿利誘人而納之卑汚淺陋之域是乃賊之而於教何有今諸葛侯於茲邑既新其學而語之以聖賢之事又能

尊事兩公俾學者由是而達焉則可謂知所以教矣此其志豈特賢於今之爲政者而已哉旣不得辭乃具書其本末以視同志願相與勉焉以無負諸葛侯之教也是月癸未新安朱熹記

轉運司蠲免鹽錢記代　乾道四年

朱子撰在福州

皇帝陛下臨御之四年朝廷清明衆職修理乃眷南顧閔玆遠黎某月詔以太常少卿臣某爲福建轉運副使而付以鹽筴使訪其利病以聞臣某旣承詔奔走郎事則與判官臣某爰曁屬僚博詢審訂具以條

奏越明年春遂有旨免本道屬州縣逋負鹽課之緡錢九十七萬又詔歲入鈔鹽緡錢二十二萬者其罷之而使漕司歲以緡錢七萬補經費之闕臣某承命懽喜北向頓首言福建鹽法之弊久矣臣等問諸故府竊見祖宗盛時本道鹽息歲入緡錢十萬而三分之以其一予漕司佐州縣用度且市貢金其二爲鈔法則商人歲輸京師者爲錢六萬六千有奇而已其後鈔法中弛浮議交煽因盡以委漕司而增其額於是綱運猥并鹽溲不時而民始受弊中間蓋嘗減損然什不能去其三又他用之取具於鹽者亦且數倍

舊制願以歲出有常因不敢議至州縣或不能供又不得以時蠲除新故相仍轉相督趣重爲民病歷年滋多今乃幸遇陛下仁聖儉慈不遺遐遠旣幸聽愚臣言而又推之以及其所未言者蓋德音再下而鈔額復祖宗之舊逋負捐累歲之積使州縣之吏無所旁緣以漁獵其民民得休息恩澤隆厚不可勝量臣等駑鈍不材奉使無狀乃幸得奉承聖詔以布於下誠歡誠喜敢不悉力究宣謹察所部無或不虔以廢明命猶懼不稱無以昭示永久則取尙書所下詔旨刻石藏門以詔來者而竊敬識其下方如此又惟陛

下躬德神聖天運日新其約己厚民之心終日乾乾
有進無已竊計經制大定上下與足蓋可以日月期
矣然則臣等前日所不敢議者且將復有望焉敢昧
萬死并記其説而俯伏以俟乾道四年三月
按乾道間轉運副使見於郡志凡七人四年未知
何人是年崇安飢朱子貸粟於府賑之四年蠲免
浮錢事亦不見於宋史及文獻通攷諸書按淳熙
十三年臣僚奏汀州科鹽之害漕臣趙彥操奏云
今欲將舊欠鹽錢盡與蠲放及減鹽價其所蠲舊
欠與所減鹽價本司多方措置那移應補其數如

此則州縣之力可豨立價既平買鹽者衆價雖裁
減用無所虧是汀州與六邑歲減於民者三萬九
千緡有奇減於官者一萬緡有奇所補州縣與所
放舊放又在此外並從之見續文獻通攷是乾道
淳熙間屢有蠲免之舉矣

利澤廟記乾道九年

訪碑錄陳知柔撰王仁孝隸書在尤溪

盧琥廟碑乾道九年

訪碑錄石敦撰正書在尤溪

按十國春秋琥閩人王氏建國避地尤溪保大四

年禦山寇以玳爲守將李仁達亂閩使其將陳匡
範襲尤溪玳拒之戰甚力邑人得弃竄不死玳爲
劉捍刀所殺邑人葬玳於杉嶺玳五子從戰俱歿
元宗下詔褒恤此邑人所以立廟也石䃣字子重
會稽人乾道間知尤溪有惠政見郡志

南劍州尤溪縣學記 乾道九年

輿地碑目朱子撰

乾道九年九月尤溪縣修廟學成知縣事會稽石君
䃣以書來語其友新安朱熹曰縣之學故在縣東南
隅其地隆然以高面山臨流背囂塵而挹清曠於處

士肄業爲宜中從縣北源上後又燬而復初然其復也士子用陰陽家說爲門斜指寅卯之間以出而自門之內因短就狹遂無一物不失其正者斆始至而病焉顧以斆學之初未遑外事歲之正月乃始撤而新之既使夫門堂齋序庫庾庖湢無一不得其正而又度作重屋於堂之東以奉先賢以尊古訓唯殿爲因其舊然亦緣以重欄嚴其陛楯而凡像設之不稽於古者則使視諸太學而取正焉糜金錢蓋四十萬用人力三萬工不貲諸生不取諸民而事以時就意者君子亦樂問之儻辱記焉以幸教其學者於無窮

是則谿之幸也熹惟石君之爲是役也則固已可書
矣抑熹嘗得遊於石君而知其所以學者皆古人爲
已之學又嘗以事至於其邑而知其所以教者又皆
深造自得之餘是則其爲可書蓋有大於此役者熹
雖不敏誠竊樂得推本而備論之是以承命而不辭
焉蓋熹聞之天生斯人而予之以仁義禮智之性而
使之有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所謂民彝者
也惟其氣質之禀不能一於純秀之會是以欲動情
勝則或以陷溺而不自知焉古先聖王爲是之故立
學校以教其民而其爲教必始於洒掃應對進退之

問禮樂射御書數之際使之敬恭朝夕修其孝弟忠信而無違也然後從而教之格物致知以盡其道使知所以自身及家自家及國而達之天下者蓋無二理其正直輔翼優游漸漬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不失其性不亂其倫而後已焉此二帝三王之盛所以化行俗美黎民醇厚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自漢以來千有餘歲學校之政與時盛衰而其所以爲教者類皆不知出此至於所以勸勉懲督之者又多不得其方甚者至或使之重失其性益亂其倫而不悟是不亦可悲也哉至於我宋文治應期學校之官遍於

郡縣其制度詳密規摹宏遠蓋已超軼漢唐而娓娓乎唐虞三代之隆矣而有司無仲山甫將明之材不能祇承德意苦稽治古使學校之所以爲敎者卓然有以遠過於近代儒先君子或遺恨焉今石君乃獨能學乎古之學而推之以行於今使其學者惟知脩身窮理以成其性厚其倫之爲事而視世俗之學所以干時取寵者有不屑焉是則石君所以敷教作人可書之大者其視葺新廟學一時之功爲何如哉然是役也石君之意亦將以尊嚴國家教化之官而變其學者之耳目使之有以養於外而齊其內非徒以

誇壯觀飾游聲而已也蓋其敷教作人之功於是爲備惜乎所試者小而所及之不遐也故特序其本末而悉書之蓋非特明石君之志以厲其學者且將以風天下之凡爲郡縣者使其皆以石君之心爲心焉則聖人之道聖人之化將不憂其不明於天下矣是歲冬十月庚申朔記

清源洞碑刻　乾道九年

在晉江清源山宋乾道九年郡守韓仲通禱雨於清源洞雨隨至因洞口遺趾重建喜雨亭有碑曰海月潮光有石刻曰君恩山重曰紫澤洞天唐蔡如金謂

紫霄修煉於此

按仲通乾道間知泉州見郡志

長樂縣不欺堂記 乾道初

邑令楊汝舟撰

按黃志郡志長樂縣令乾道無攷

增田廣士額記 乾道中

教授馮攄撰在福州

按黃志郡志福州教授乾道無攷

何叔京等武夷山題名 淳熙二年

何叔京朱仲晦連嵩卿蔡季通徐宋臣呂伯共潘叔

呂范伯崇張元善淳熙乙未五月廿一日晦翁

崇安縣志在武夷響聲巖

按是年五月呂伯共自東陽來訪朱子留寒泉精舍旬日編次近思錄成見年譜季通元定字范念德字伯崇建陽人從文公學仕宜黃令何鎬字叔京邵武人官善化令連嵩字嵩卿

平遠臺題名淳熙三年

陳休齋曾來淳熙丙申中秋隸書按在于山平遠臺

按休齋即知柔號

陳休齋鼓山題名淳熙四年

陳休齋曾來淳熙丁酉仲秋隸書刻靈源洞

大乾祠香爐銘 淳熙五年

閩書在邵武西乾山一名大乾山屹立乾位故名隋泉州守歐陽祐基祠在焉祐守泉州官滿西歸舟次大乾聞隋鼎既遷恥事二姓遲留溪間挈家水死土人高討李定歛而葬此邵人祀之祠有祈夢堂有守趙師龍所鑄香爐黃燠爲銘有序淳熙五禩郡侯趙師龍來守之明年爰飭有司輯所藏凶器鑄爲爐鼎敬致大乾祠下重神貺也維邵武俗尙剽假毗睚之隙兆怒悖很勤必申剸先是爲政者徒事剛𣪠威懲

力弛猶罔克禁侯獨濟以平恕俗用浸殄而又不可
皮以爲錢鑄則農必愉悍以爲矛槊則時無弄兵惟
夫銷鑠其鷙忍熏燹其螟螫杜釁絕牙以垂於永久
者銘曰漢貢劍刀瓦二千石剛不從革害何由息吳
氏之風犀渠鶴膝因俗勿禁如兒而䙡偉哉此鼎一
成不易坐召和氣潛銷陰慝朝熏暮靄有感有格太
守之仁明神之德其千萬年永永無斁

按歐陽祐洛陽人爲泉州守義甯二年任滿西歸
至邵武聞隋亡挈家自沉死土人殮葬之立祠以
祀見郡志名宦師龍淳熙間知邵武府

劉彥集等武夷山題名 淳熙五年

淳熙戊戌八月乙未劉彥集嶽卿纁叟廖子晦朱仲晦來晦翁

崇安縣志在武夷響聲巖

按是年八月朱子年四十九歲差知南唐軍辭不允降旨速之任見年譜子晦名德明順昌人

蔡抗等武夷山題名 淳熙六年

蔡抗自江右移憲浙東便道過家泛舟九曲積雨新霽山川呈秀哦吟而歸同遊者謝元龍藍簡子蔡勲吳載詹復子公亮侍時淳熙己亥仲春望

按在武夷繹聲嚴抗字仲節沈子崇安人紹定初進士官至參政知事謚文肅詹復字仁仲崇安人景定中登第爲金華令未幾以養母辭歸公亮字子明

泉州韓忠獻公祠記淳熙六年

訪碑錄梁克家撰韓彥直正書在晉江

按文請以淳熙六年知福州撰三山志是記正在此時忠獻建炎四年平建冦故爲立祠彥直世忠子曾知臨安府以龍圖閣學士提舉萬壽觀著水心集按輿地紀勝韓中令韓忠獻祠即忠獻所生

之地乾道中王十朋立于泉州治是立祠在前作

記在後也

黄德光等武夷山題名淳熙七年

黄德光劉嶽卿彦集幾叔章國望同來遊淳熙庚子

孟冬三日在武夷水簾洞

按嶽卿名甫崇安人隱居武夷水簾洞常與朱子

遊

劉嶽卿等武夷山題名淳熙八年

劉嶽卿幾叔招胡希聖朱仲晦梁文叔吳茂實蔡季

通馮作肅陳君謨饒廷老任伯起來遊淳熙辛丑七

月廿三日仲晦書
按茂實名英䋲與進士曾任泉州路教授作肅名
允中廷老名幹伯起名希夷皆邵武人並從朱子
學
連江縣改文廟南向碑記淳熙八年
邑人林忭撰連江縣志作淳熙十年
劉袤等武夷山題名淳熙九年
梅山劉袤道士鄭德建詹德成張道臻淳熙壬寅三
月五日來道過詹元鼎父子俱遊捧硯吳元泰在武
夷樓閣巖

按裒字伯寵淳熙五年進士官至朝請郎知西全州自號梅山老人有梅山集元鼎閩縣人紹興廿七年進士曾任秀州教授

趙子直等題名 淳熙十年

趙子直朱仲晦淳熙癸卯仲冬丙子同登

通志在鄰霄臺側熹避僞學禁入福州汝愚適守郡常同登烏石山鐫年月姓名於石

按子直淳熙九年知福州紹熙九年再任二年十月被召考亭僞學之禁在慶元二年至嘉泰初禁稍弛郡志言朱子避僞學禁入福州考朱子年譜

是年正月差主管台州崇道觀杜門不出四月武
夷精舍落成四方士友來者甚衆
新會應廟記 淳熙十年
教授許衎撰在福州
按黃志郡志福州教授淳熙失考衎字平子同安
人隆興二年以太學生伏闕上書明年上舍登第
後授通判建甯未赴卒見郡志
東埔小山石刻 淳熙十年
朱仲晦登在莆田
俞壽翁等題名 淳熙十一年

臨川俞壽翁同溫陵陳謙之覩旱因登瑞巖之巔俯滄海窮幽趣雖俄頃已有瀟灑出塵之想巖僧酌泉烹茶使人徘徊勝槩頗動烟霞泉石之念淳熙十一年重陽後二日正書刻瑞巖過來橋旁

西山先生李公墓表 淳熙十二年

朱子撰

西山先生李公者龜山先生楊文靖公之門人也龜山既受學於河南程氏歸以其說教授東南一時學者翕然趨之而龜山每教之曰唐虞以前載籍未具而當是之時聖賢若彼其多也晚周以來下歷秦漢

以迄於今文字之多至不可以數計然賾千百年欲求一人如顏曾者而不可得則是道之所以傳固不在於文字而古之聖賢所以爲聖賢者其用心必有在矣及李公請見於餘杭其告之亦曰學者當知古人之學何所用心學之將以何用若曰孔門之學仁而已則何爲而謂之仁若曰仁人心也則何者而謂之人心耶李公受言退求其說以進愈投而愈不合於是獨取論語孟子之書伏而讀之蚤夜不懈十有八年然後渙然若有得也龜山蓋深許之而公之語學者亦曰學者於經讀之又讀而於其無味之處益

致思焉至於羣疑並興廢食不置然後始嘗驟進耳龜山既歿後進多從之遊後舉遺逸召對卒官福建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而葬於其鄉邵武軍光澤縣東黃嶺之原學者共追號爲西山先生云公諱郁字光祖元祐黨人朝散郎深之子母安仁縣君陳氏贈諫議大夫陳忠肅公之女兒也公幼不好弄坐立必莊少長學於舅氏陳公器之踰冠乃見龜山而請益焉龜山一見奇之即妻以女既而以朝散公遺命出爲叔父將仕郎廷之後中間游太學被鄉薦皆不第紹興初天子慨然有志中興大業思得山林遺逸

魁傑非常之材而用之會遣御史朱㬎行郡國詔俾搜訪以聞㬎問公名使還以對召對便殿所陳皆當世大務上爲改容傾聽請退而留者再詔以爲右廸功郎尋除詳定三司勅令所删定官未久以憂去用進書恩特改授承務郎及免喪會秦丞相檜已用事公自度不能俯仰祿仕遂築室邑之西山往來讀書其間家益窮空人有不堪其憂者公獨曠然不以爲異當時賢士大夫益高仰之遷官者多引以自代久之起家佐閫帥幕府人謂非公所宜處而公不辭既至人謂公且不屑爲而公治文書惟謹日訪民情休

敗利病以告其長而罷行之一日帥用小人言欲毀民居數十爲列肆酤酒以牟利公白其非便帥不樂頗見詞色公即移病告老帥悟慚謝公爲强起二十年七月壬辰竟以疾卒年六十五矣公天資粹美而涵養有方其事上恭而有禮其御下嚴而有恩平居未嘗有惰容誨人終日無倦色自奉甚約而事親極其厚於所後尤兢兢致孝服喪毀瘠如禮治喪必誠信至竭其貲不吝兄階官杭州罵賊死公事寡嫂如母教孤侄遣遺女皆如己子其於世務人情官政文法下至行陣農圃之事靡不究知然竟不及用於世

吳興劉氏希古樓刊

以歿識者恨之所著書有易傳參同契論孟遺書及
生平遺文合數十卷藏於家夫人楊氏龜山先生第
三女有賢行通經史大意平居誨飭子孫整齊內外
皆中禮法後公十六年卒子揆承務郎陳公誌於將
仕之墓所謂延孫者也晚以德壽慶恩補官而卒女
適同郡上官翬卿孫男閎闡閔闓女適某開於是以
廸功郎爲全州州學教授始將伐石以銘其墓而來
請文以識嗚呼聖賢遠矣然其所以立言垂訓開示
後學其亦可謂至哉顧自秦漢以來道學不傳儒者
不知反己潛心而一以記覽誦說爲事是以有道君

子深以爲憂然亦未嘗遂以束書不讀坐談空妙爲
可以徼幸於有聞也若龜山之所以教與西山之所
以學其亦足以觀矣余是以著之而并記其行事後
之君子倘有考也

愚齋鼓山詩刻 淳熙十三年

淳熙十三年正月四日愚齋詩行書刻臨滄亭石徛
上

李公祠記 淳熙十三年

輿地碑目朱子撰在邵武軍學

建炎丞相隴西李公邵武人也少有大志自爲小官

即切切然以天下事爲已憂宣和初一日大水猝至幾冒都城人莫究其所自來相與震懼而無有敢以爲言者公時適爲左史以爲此夷狄兵戎之象不可以不戒亟上疏言之遂以謫去數歲乃得召還則虜騎已入塞而長驅向闕矣公復慨然圖上內禪之策誠意感通言未及發而大計已决冠圍陰迫羣小方謀挾至尊犯不測爲幸免計公又獨扣殿陛力陳大義得復城守以退虜兵然自是以來割地請和之議遂起公又再謫而大事去矣光堯太上皇帝受命中興嗟咨人望首召公爲宰相公亦痛念國家非常之

變日夜圖囘所以脩政事攘夷狄者本末甚備蓋方
誅僭逆以正人心而建遣張所撫河北傅亮收河東
宗澤守京城遂將益據形便大明紀律以示必守中
原必還兩宮之勢而小人有害公者遂三讁以去而
不復還矣淳熙丙午距公去相適六十年而永嘉徐
公元德命教此邦謂公之忠義聲暑海內有志之士
莫不誦而傳之顧其鄉人子弟乃無有能道其萬一
而興起焉者於是闢講堂之東肖公之象而立祠焉
四月吉日令郡吏率諸生進拜跪奠安侑如法已事
而以書來屬熹記之熹惟天下之義莫大於君臣其

所以纏綿固結而不可解者是皆生於人心之本然而非有所待於外也然而世衰俗薄學廢不講則雖其中心之所固有亦且淪胥陷溺而爲全軀保妻子之計以後其君者往往接迹於當世有能奮然拔起於其間如李公之爲人知有君父而不知有其身知天下之有安危而不知其身之有禍福雖以讒閒竄斥顚頓九死而其愛君憂國之志終有不可得而奪者是亦可謂一世之偉人矣徐君之祠之也非其志之所好學之所講有在於是則亦孰能及之哉故熹旣聞其事而樂推其說以告郡之學者雖病且衰而

不自知其感慨發憤猶復誤有平日之壯心也十二月癸巳宣教郎直徽猷閣主管華州雲臺觀朱熹記

崑華館記 淳熙十四年

侯官縣丞歐陽光祖撰在福州

按見福州府志攷光祖字慶嗣崇安人從劉子翬朱子學乾道八年再舉登第趙汝愚張栻列薦之未召用後爲江西運官致仕未嘗爲侯官縣丞郝志職官於侯官亦無之疑府志之誤惜碑亡不可攷矣

宋晦翁等鼓山題名 淳熙十四年

晦翁來謁鼓山嗣公遊靈源洞遂登水雲亭有懷四川子直侍郎同遊者清漳王子合郡人陳膚仲潘謙之黃子方僧端友

按嗣公元嗣長老也曾遊胡安定之門王遇字子合時稱東淵先生陳孔碩字膚仲淳熙二年進士官秘閣修撰潘柄字謙之懷安人時稱瓜山先生皆朱子門人黃琮字子方莆田人元符三年進士官知閩縣事晦翁是年五十八歲小學書成見年譜

黃中美墓碑 淳熙十五年

在邵武銅青山下朱子正書

宋故朝議大夫致仕贈光祿大夫黃公神道碑銘

宣和之末

國家承平百有餘年中外無事乃有二三弄臣竊國大柄建取燕雲以召非常之變有識之士已私憂之而衆莫之覺也捷書日聞官吏相慶獨信德府司錄事邵武黃公有憂色人問其故公蹙然曰太平日久軍旅遠與廩無兼歲之儲不取於民將何以濟顧今歲荐饑民死無數況河北天下根本又可重困之耶聞者莫不笑之俄而河北盜賊果蠭起信德城守慶

危金虜乘之遂不能支官吏相與訇匐拜降惟恐居後而公獨奮然誓死不屈虜既入城放兵四出有挺刄脅公以降者公顧左右踣之而逸變姓名匿里巷中虜退乃出則先降者皆已抵罪而宣撫使獨奇公節俾行府事公亦摩撫瘡痍期復按堵未幾以內禪恩轉朝議大夫則以資高不當復屈佐郡而省罷以歸矣靖康元年還次京師遭圍城之變而明年欽宗出幸虜營虜遂以兵威脅城中擁張邦昌而立之一時公卿縣千百數相顧俛首唯唯聽命公獨感慨義不辱身即日投檄致其事以去蓋當是時不約

而去此者亦四十人然不數日而公竟以病卒矣二年二月丙子也嗚呼祖宗百年禮義廉恥之化其所以涵養斯人者可謂至深遠矣夫以熙甯以來羣小相師滅理窮欲以逮於茲適六十年矣士大夫酣豢之餘心志潰爛不可收拾宜其禍變危迫而皆不知以爲憂敗衄迎降而皆不知以爲恥棄君叛父奉賊稱臣而皆不知以爲辱也而猶復有如公等者出於其間是雖人之秉彝不容泯滅然而祖宗所以涵養斯人至深且遠者亦豈不於此而少見其遺餘哉公卒時年六十有三夫人林氏携挈諸

孤奉公之柩崎嶇兵火亂離之中川陸五年乃能達
於故里
紹興乙丑之歲然後始克葬焉而公之子永存寢以
才能有聞於世
上聞其名召以爲尙書郎軍器監出爲淮南轉運副
使俾修農戰之業以爲北向之漸前後贈公至光祿
大夫而夫人自公時已封宜人又以子貴屢逢慶恩
得賜冠帔累封至始興郡太夫人淳熙乙未八月五
廿年九十七而薨又以郊恩贈蘄春郡夫人而副使
歸自淮南則使人以同郡徐君復之狀來謂新安朱

熹曰吾先君之德如是而葬久未銘且先夫人卒履持家克享上壽世鮮及之亦當得附先君遺事以垂後世子其圖之熹受書考之具得光祿大夫蘄春夫人行事本末歎息久之因論其大者如此而并記其州里世次閥閱梗槩及子孫次第請具刻於螭首之石如左方蓋公諱中美字文昭其先光州固始人從王潮入閩居建之浦城後徙邵武國初邵武始別於建遂爲郡人焉曾大父夢臣大父屬皆有隱行至公父蒙始舉進士後贈中奉大夫中奉娶施氏生公七年而卒後贈令人中奉没時公年甫冠勵志爲學而

貧不能得書常假於人以讀率一再過而歸之則已成誦不忘矣中元祐九年進士第調眞定府左司理參軍知邢州平鄉縣皆善其職以守正不阿忤上官罷退久之貧甚不以爲意親友强起之乃更調鎮西軍節度推官鄜延經略安撫司勾當公事一時武將視法令條屬蔑如也公不爲撓事有不可必庭辨之守愧屈焉改宣德郎知滄州衙縣縣民有被誣殺人者公察其寃縱之同列有害公者詞公故出死罪守疑之公不恤也會河決數郡詔諸令長各護丁夫疏鑿隄障縣獨不擾而集以功轉奉議郎除河北都轉運司屬官北京留守

辟以爲眞定府司錄事是時河北連歲不登民多相
聚爲盜而郡守歡燕敖逸如平時公獨憂之每當集
輒辭不與守問其故公對以實守黙然不悅於是乃
移信德而遂去以卒焉其爲人坦易不事邊幅而與
人交必以誠當官不爲赫赫之名而於事細微無不
謹旁郡有疑獄部刺史多委以屬公往往得其情樂
施予不問識否人雖負之不悔有求輒復周之在鎭
時府丞陳紹夫死公以俸錢遣其喪女兄寡居迎養
三十年始終如一日故人有通貴者招致之謝不往
都轉運使呂公頤浩及宅使者多知其才欲薦之未

累而没論者惜之公初娶宛句劉氏贈和義郡夫人靳春其繼室也延平人贈少師積之女夫人渾厚靜專歸黃公時甚貧處之自若晚雖豐泰亦未嘗改其度也事公之女兄如姑公没而歸其喪教其子務以忠言直節立其志使卒爲聞人以大其家歲幾滿百而神明不耗起居不衰又近似有道者家人百口撫之一以慈愛而教告勉飭隨之未嘗見其嚴厲之色而中外整齊莫敢越軌度鄉黨傳以爲法公葬邵武縣仁澤鄉寶隆山之原夫人葬永城鄉黃溪保銅青山下相距蓋十里子男五人曰端愿端平皆有俊才

丱角已與薦送而皆早卒次端方亦卒次永存今爲
朝請大夫主管武夷山冲祐觀次永年右儒林郎知
靜江府理定縣亦先卒女五人其壻宣教郎朱康年
保義郎周郁修職郎趙舜臣通直郎杜鐸進士李先
之也孫男十人龜朋儒林郎格鉞南卿範標勛夏欽
鈞皆未仕而格鉞欽亡矣孫女六人其壻周敦書李
雁李徽將仕郎吴時萬上官珪上官揚曾孫男十七
人大正大時大椿大全大猷大學大昌大淵大聲大
韶大受大嚴大任大用餘未名女十四人其壻任斗
南林杞李价餘尚幼玄孫男六人公振公升公顯公

國公煥公章嗚呼是亦盛矣黄氏之昌阜於世也其
可量哉銘曰
暨暨黄公逢時之危跡隨衆兆思厲恥徵之死弗污
以全其歸温温夫人克相其夫又詔其子以成厥家
壽考尊榮百歲而徂寶隆之阿黄溪之里東西相望
兩闕對起子孫盈前曾玄滿後尚有飄靈不遠來久
新催發遣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朱熹撰并書
進士方士繇題蓋淳熙戊申正月甲子立
按士繇字伯謨莆田人豐之三子從朱子遊見宋
詩紀事

連江縣學校記 紹熙元年

邑人陳舜申撰

按舜申字宋謨連江人淳熙十一年進士官至參議

趙子直等鼓山題名 紹熙二年

紹熙辛亥九月二十日趙子直同林擇之姚宏甫來遊崇寧崇範崇度侍待王子克林并伯不至

按子直紹熙元年以敷文閣學士再知福州題名鼓山當在此時擇之古田人從朱子學慶元間特奏名辛亥為光宗三年也

小山叢竹紹熙

在泉州府治資壽寺內宋紹熙間朱熹爲同安簿講學於此因書此四字刻石元至正中僧澤潤建

泉州府志有宋邱葵石刻詩云牀頭枕是溪中石井底泉通竹下池宿客不懷過鳥語獨聞山雨對花時

按葵字吉甫號釣磯同安人從辛介叔呂大圭洪

天錫學卒祀先賢祠見郡志

府學經史閣記慶元元年

朱子撰在福州府學今闕圯

福州府學在東南爲最盛弟子員常數百人比年以

來教養無法師生相視漠然如路人以故風俗日衰士氣不作長老憂之而不能有以救也紹熙四年今教授臨邛常君濬孫始至既日進諸生而告之以古昔聖賢教學之意又爲飭厨饌葺齋館以甯其居然後謹其出入之防嚴其課試之法朝夕其間訓誘不倦於是學者競勸始知常君之爲吾師而常君之視諸生亦閔閔焉唯恐其不能自勉以進於學也故常慮其無書可讀而業將病於不廣則又爲之益置書史新舊爲若干卷度故御書閣之後更爲重屋以藏之而以書來請記其事且致其諸生之意曰願有以

教之也余惟古之學者無他明德新民求各止於至善而已夫其所明之德所止之善豈有待於外求哉識其在我而敬以存之其亦可矣其所以必曰讀書云者則以天地陰陽事物之理修身事親齊家及國以至於平治天下之道與凡聖賢之言行古今之得失禮樂之名數下而至於食貨之源流兵刑之法制是亦莫非吾之度內有不可得而精粗者若非考諸載籍之文沉潛參伍以求其故則亦無以明夫明德體用之全而止其至善精微之極也然自聖學不傳世之爲士者不知學之有本而唯書之讀則其所以

求於書不越乎記誦訓詁文詞之間以釣聲名干祿利而已是以天下之書愈多而理愈昧學者之事愈勤而心愈放詞章愈麗議論愈高而其德業事功之實愈無以逮乎古人然非書之罪也讀者不知學之有本而無以爲之地也今觀常君之爲教既開之以古人教學之意而後爲之儲書以博其問辨之趣建閣以致其奉守之嚴則亦庶乎本末之有序矣余雖有言又何以加於此哉然無已而有一焉則亦曰姑使二三子知夫爲學之本有無待於外求者而因以致其操存持守之力使吾方寸之間淸明純一眞有

以爲讀書之地而後安其規容其度循其本末先後之序以大玩乎閣中之藏則夫天下之理其必有以盡其纖悉而一以貫之異時所以措諸事業者亦將有本而無窮矣因序其事而并書以遺之二三子其勉之哉凡閣之役始於慶元初元五月辛丑而成於七月戊戌材甓傭食之費爲錢四百萬有奇

靚妙堂李彌遜詩刻 慶元元年

人間何地寄衰翁偶到神仙一葦中可是仙居謝遣客船頭無處避剛風 溪口同舟未忍移淨坊聽雨坐題詩餘齡倘有尋眞路試與披雲問鳳兒

朱子跋觀妙東極李公侍郎遺墨語意清婉字畫古勁每至其下輒諷玩不能去然歳久剝裂又適當施供帳處後十數年當不復可讀矣別爲摹刻授道士使陷置壁間庶幾來者得以想見前輩風度李公諱彌遜時以力抵和議出守臨漳云慶元乙卯正月甲寅朱熹書

陳叔綸等題名 慶元二年

慶元丙辰九月既望龍江陳叔綸約邑佐王牒居易晉安連元龍登巖東嘉何禹錫三衢周少淸偕焉正書刻瑞巖過來橋

按叔綸名經龍溪人淳熙進士

范機等鼓山題名 慶元

延平范機武陵錢衢建安劉學古以慶元初禩中秋日來遊正書刻石門左

按范機字純之延平人乾道初任甌甯簿歷福州懷安丞錢衢時知建甯縣事劉學古官儒林郎臨桂令朱子婿

趙晉臣等鼓山題名 慶元

古汴趙晉臣將男鄧孫𢙢灝遠拉徐錫之江會之來遊以是時慶元三禩中伏休務日正書刻靈源洞

清源山瑞泉石刻 慶元

閩書在清源山瑞香泉慶元間刻石曰巨靈擘石石乳湧出鑑者神清飲之無疾宋志謂陳公讜銘或是刻也

閩中金石志卷九終